



028

廣弘明集  
弘明集



弘明集十  
四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輯弘明集十四卷蓋由東漢以迄當時凡諸論著足以弘道明教羽翼法門者總之則閎儻什七開士什三斌、具在唐釋道宣廣之為三十卷蓋由鄭圃以迄當時凡諸論著有當于弘明者哀而什之區別為類始則歸正終則統歸儻釋程能亦如嚮者二集並入大藏如海一漚康虞杯而出之易梵筴為儻筴庶幾乎薄海內外亡不流通亦普門法也夫道函三為一中古裂一為三同出殊塗務伐異而守勝甚者互相排擊不啻華戎竊惟大同以及小康均之無為而治老氏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搢戶說為哉周公仲尼惟制作剛

述為汲、儻者迄今為政顧乃尊龍德而薄猶龍爰及漢明釋教始入中國西極之化未之前聞重以言語不通謠俗不易群吠所怪鮮不折、久之則譯其言其言可繹格其俗其俗可因于時學士大夫比丘弟子群然倡和有若于喁彼或薄以先聲亦且建旗鼓當之矣及夫初祖既東言筌畢廢六祖南矣登寂上乘故其教入梁滋昌躋唐滋大梁則僧祐唐則道宣雲作風行會逢其適是二集之所由輯也其後昌黎直諫方之禹功宋儻擯斥異端傳諸戎首猥云以道自任耳視者愈益眈、彼日而升此月而恒成虧不相及矣哉

二祖在宵而理參兩成能六籍三乘相為

經緯真儒崛起、屢不二之門宗廟百官  
惟所寓目猝然而辟闢者直以為吾廬此  
滅締之圖第保聲名無缺自有唐祖玄元  
而稱帝其教益張釋氏紛、執言嚴于詬  
厲然則後世之絀釋氏豈惟僞者福心乎  
慨自白馬入都始或以侏僂逆百譯者以  
意達志未必皆得其心彼豈不聰難以求  
備二集所載則皆斐然成章論其世而譽  
其人其較著者可俚宿也僞則漢栢譚牟  
融晉孫綽郝超習鑿齒宋宗炳何承天顏  
延之謝靈運羅含孫盛齊明僧紹張融周  
顥孔稚圭北魏、收北齊盧思道顏之推  
梁蕭統劉勰沈約江淹江總王僧孺陳徐  
陵隋李德林薛道衡唐褚亮裴子野釋則

晉慧遠支遁梁法雲隋智者唐玄奘是皆  
深沉博雅精義弘詞披瑕握瑜亦有足術  
昭明文選簡摺之外無稱焉誠懼一傳衆  
咻莫為適主寧為絕物無寧自絕于僞要  
以嬰兒未孩其頃如一傳楚則楚傳齊則  
齊作者並立莊嶽之間壹稟于正彼其習  
心不察猶然以為鵠舌也者而非之諄矣  
且也冀州之野三聖出焉大江以南率隸  
蠻貊概諸古昔大有徑庭乃今吳越江海  
之鄙邇以人文甲天下大行迤北僅當一隅  
藉令尊古而卑今是秦亡復陶而吳廢編  
帶諄之諄者也二釋所輯具有羽翼功幸  
得康虞為之臚傳將令咻者批頰退矣夫  
道家率由上古于時為春于樂為蕢桴于

文為鳥跡彼一時也。僞者自中古起家于時為夏于樂為韶武于文為鍾王此一時也。釋氏先發後至于時為秋之成于樂為鈞。天子文為籀又一昔也。康虞之為是舉也。殆將通百世秩三時律八風銘九鼎異非岐異同非雷同昭然發墻面之矜解兩家之難。即有喙三尺寧詎能黜鄒魯而夷之耶。雖然少林曹谿默存而已。弘無所私。斯至道也。明無所明。斯至教也。二釋同時而出。寧復背馳射者。取節騶虞。此直為之。嗚矢由斯。決拾而進。不失嚮方。康虞得師。達觀抑或。可以語此。是集固將流通無間。惡用不佞之言。

萬曆丙戌夏六月望方外司馬汪道昆著



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理惑論三十篇

漢牟融

正誣論未詳作者

卷第二

明佛論

宋宗炳

卷第三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喻道論

晉孫綽

卷第四

達性論

何承天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重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卷第五

更生論

宋羅合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答孫安國書

羅合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新論形神

晉桓譚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釋慧遠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難袒服論

何鎮南

答何鎮南

釋慧遠

明報應論并問

釋慧遠

三報論

釋慧遠

卷第六

釋駁論并序

晉釋道恒

正二教論

南齊明僧紹

門論

南齊張融

難張長史門論并問答三首

南齊周顒

答周顒書

張融

重答張長史書

周顒

與顧道士書

謝鎮之

重與顧道士書 并頌

謝鎮之

卷第七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諮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朱廣之

駁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卷第八

辯惑論 并序

釋玄光

滅惑論

梁劉勰

釋三破論

釋僧順

卷第九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序法結

梁武帝

難神滅論 并序

梁蕭琛

難神滅論 并啓

曹思文

答曹舍人 并啓

梁范縝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卷第十

救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與王公朝貴書 并六十人答

梁釋法雲

卷第十一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焯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焯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焯

答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與孔中丞書 二首 南齊蕭子良

答蕭司徒書 三首 南齊孔稚珪

答孔中丞書 蕭子良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略

答秦主書 釋道恒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王 釋道恒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恒道標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略

與僧遷等書 姚略

答秦主書 釋僧碧等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答桓南郡書

釋慧遠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嚴

答僧嚴法師書

齊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嚴

答僧嚴法師書

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嚴

答僧嚴法師書

劉君白

卷第十二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踞食書

宋范泰

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重答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論沙門踞食書三首

范泰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有序

晉何克等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冰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克等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克等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答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謐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謐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王謐

與王中令書

桓玄

重難王中令

桓玄

重答桓太尉

王謐

與遠法師書

桓玄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重答遠法師書

桓玄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答桓玄詔

晉下嗣之  
袁裕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馬範下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卞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卞嗣之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桓玄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釋慧遠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

晉釋支遁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卷第十三

奉法要

晉郗超

庭詰二章

顏延之

日燭

王該

卷第十四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檄魔文

釋智靜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弘明集後序

梁釋僧祐

弘明集目錄終

弘明集卷第一

梁釋僧祐撰

理惑論

三十七篇○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牟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林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行久

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畧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畧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腕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健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畧說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為興宮觀妓

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健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官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歎欵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

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統縱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寶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

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死園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公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

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公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頽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乎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

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憒者所不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

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質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摺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疣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

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任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

鼓豈有自鳴者梓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一作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然家妻子勾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

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掣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一作

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邪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

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會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

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

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僂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磨身牛

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秘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繪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

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褻賓被締絡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賞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邪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市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滋而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耻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



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子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向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

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誇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眇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豁谷登高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菽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